

■马克思主义哲学前沿问题研讨

文化哲学专题研讨综述

李 庆 云

(武汉大学 哲学学院, 湖北 武汉 430072)

[作者简介] 李庆云(1973-), 女, 山西大宁人, 武汉大学哲学学院博士生, 主要从事毛泽东邓小平哲学研究。

[摘 要] 中国的文化哲学研究虽已在许多领域中展开, 但在理论层面和实践层面都存在有待深入研究的问题。我校马克思主义哲学专业的老师和研究生们就文化哲学和文化观的关系、马克思主义文化哲学研究、中国文化哲学对中国现代化的思考等问题进行了研讨。

[关键词] 文化; 文化观; 文化哲学; 现代化

[中图分类号] B032.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2-7320(2004)02-0206-06

一、关于文化哲学和文化观的关系问题

汪信砚教授认为, 研究文化哲学, 首先有必要弄清文化哲学与文化观的关系。文化观也就是“观”文化。人们“观”文化可以采取多种方式: 科学的(经验的、实证的)方式、或哲学的方式。文化哲学就是以哲学的方式“观”文化。其特点是: 第一, 以哲学的方式“观”文化, 不会沉迷于各种文化表象, 而是要追问人类文化赖以成就的前提和根据, 追问人类世界何以成为一个文化世界, 特别是探问人类文化的创造活动及其源泉和动力; 第二, 以哲学的方式“观”文化, 不会满足于就文化而谈文化, 而是要把文化提升到人的类特性和人类生存方式的高度来加以审视, 探寻文化及其演进与人类生存和发展之间的本质关系、特别是文化对人类生存和发展的价值和意义; 第三, 以哲学的方式“观”文化, 也不会却步于人类文化的实然状态、满足于过去和现在的人类文化之所“是”, 而是要进一步探究人类文化或文化世界向未来敞开的可能性, 在与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关系中追寻人类文化或文化世界未来发展的应然状态。上述三个方面也就构成了文化哲学或文化哲学研究最本质的规定性。因此, 一方面, 并不是随便什么人只要对文化问题发表一通宏论就是在进行文化哲学研究; 另一方面, 文化哲学也决不像有些人所说的那样神秘玄奥而让人摸不着头脑, 它“观”文化的方式与其“观”任何其他事物的方式其实并没有什么本质的区别。应该说, 具有如是规定性的文化哲学, 既不是一种分支哲学或部门哲学, 也不是一种什么新的哲学传统, 而是哲学的一种属性, 因为哲学从来就是这样来看待文化的, 否则它就不是哲学。

何萍教授认为, 研究文化哲学, 首先要对文化哲学下一定义。我国学术界在下定义时, 几乎都是从“什么是文化”的提问开始, 以对文化概念的分析界定文化哲学, 于是, 文化哲学就变成了文化的哲学反思。我们认为, 这种定义绝不是文化哲学的定义, 只是文化观的定义。人们对文化的不同定义, 表达的是不同的文化观。也正是由于这是文化观的定义, 导致人们把文化哲学置于哲学之下, 视其为一般哲学的一个分支学科、部门哲学。但是, 文化哲学绝不是文化观, 更不是部门哲学。它是与笛卡儿哲学传统相对立的形而上学, 是一种研究人的科学。文化哲学的创始人维科把它界定为“人类的形而上学”。这种形而上学不同于笛卡儿哲学传统的根本特点就在于, 它不是以外在于人的物质的或精神的世界为出发点和哲学的研究对象, 而是以人所创造的文化世界为出发点和哲学的研究对象。当然, 对于文化世界, 不同的文化哲学家有不同的界定: 维科称它为民政世界, 李凯尔特称它为价值世界, 狄尔泰称它为生活世界, 马克思称它为人们的现实生活, 等等。尽管存在着不同的界定, 但这些哲学家们都是把人所创造的世界作为哲学的研究对象, 并力图建立与之相关的历史主义方法, 则是共同的。文化哲学的传统就是以这种共同点展示自己的本质, 同时, 也以文化哲学家们的不同

创造展示自己的多元形式和阶段性变化。从这一观点出发,文化哲学研究的起点,就不应该是文化,而是哲学问题。这也意味着,文化哲学不一定要把文化作为自己的哲学标签,同样地,到处出现文化字眼的,不一定是文化哲学。那么,什么是文化哲学?什么是文化观?它们两者的关系是什么样的?根据以上的研究,文化哲学是“人类的形而上学”,文化观是人们对文化的哲学反思,两者的区别就在于:文化哲学是形上,展示的是哲学史上的一种源远流长的哲学传统,文化观是形下,展示的是人们对具体文化问题的思考。这种思考可以在文化哲学的框架中进行,也可以在笛卡儿哲学传统的框架中进行。所以,文化哲学与文化观的形上与形下不是一一对应的,当文化观采取文化哲学的框架时,两者是对应的;当文化观采取笛卡儿哲学传统的框架时,两者就不是对应的。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有文化哲学的文化观,也有理性主义哲学的文化观。当我们这样定义文化观时,无论我们谈的是哪一种哲学的文化观,文化观都只是哲学下的一个分支,或部门哲学,而文化观与文化哲学的区别及其关系也就十分清楚了。

赵凯荣教授认为,在文化哲学的研究中,有两点显然是最易被混淆的,这就是文化观与文化哲学。文化观几乎是每个人都有的,每门学问都有关注文化的。不同的人、不同的学问对文化的理解、关注和评价是多样的。但这些人 and 这些学问未必可以被称为文化哲学。相反,文化哲学主要不是关于文化的哲学——即主要不是以文化来理解文化,而是以文化来理解人、人类、社会、历史的哲学。有文化观却未必有文化哲学,而有文化哲学则必有其文化观,只有那种高估文化在人、人类、社会、历史中的价值的学问和有这种学问的人,才有可能成为文化哲学和文化哲学家。

萧诗美副教授认为,并非只要谈论文化就叫文化哲学。卡西尔的《人论》即是“关于人的文化哲学引论”。三卷本《符号形式的哲学》第一卷开头第一句话就是“哲学起源于 being 的思考”,这 being 是本体。文化哲学对 being 有不同于传统的理解。Being 和本体就是“符号形式”。“文化符号”代替康德知识论中的知性概念(范畴)的地位,故称“广义认识论”。“形式”作动词理解,指人类经验的构成方式;把传统本体论中的“形式”和“理念”变成人类文化活动中通过运用符号而构成经验的方式方法,这是受惠于现象学的结果。这“符号形式”就是卡西尔文化哲学中的本体。

博士生刘友红认为,根据文化哲学的开创者文德尔班和维科对文化哲学的理解,文化哲学是以反对传统理性形而上学提出来的,它将文化作为人的生命存在方式,从哲学角度研究人如何进行文化创造、构造自身的文化生命的?它从本体论探讨人的生命存在价值,揭示日常生活、现实的经验的形而上学。而文化观则是将文化作为一种人类特有的现象和活动,泛指人们对文化的观念,包括文化的形成、产生、发展;文化的本质;文化的结构;文化功能;不同的文化模式等等,其中,最重要最核心的就是价值观。文化哲学的视角是本体论,而文化观的视角则是认识论的,因而文化哲学应是文化观的本体根据和基础,揭示的是一切文化观的动力源泉;文化观则是文化哲学在认识论上的观念展开和表现。

博士生曾庆发认为,文化是一个非常复杂的概念。视角不同,把握的层面不同,对文化完全可以作出不同的界说。一般认为,泰勒的定义是比较经典的,即文化是包括知识、信仰、意识、道德、法律风俗以及其他从社会上习得的能力与习惯的复合体。这是描述性的、而不是本质性的定义。如果从马克思实践哲学的角度来理解文化的本质,简单来说,就是人化。即指的是自然的人化和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文化体现在人类实践的创造活动的的能力、方式、过程及其成果之中。是外化和内化的统一。而文化哲学是指对文化的形上意义及思维方式进行专门研究的一种新的哲学范式。

博士生熊敏认为,文化哲学的研究工作应该围绕文化模式、文化危机和文化转型等主题展开;同时,文化哲学的研究还应具有强烈的历史感和现实关怀,应当从人类历史和现实文化演进的内涵入手,形成对人之存在所做的形而上的理性反思与现实的文化批判相结合的独特视角,只有这样定位才能使哲学不再远离现实的生活世界。

博士生刘晓玉认为,不能单独谈文化观和文化哲学,要在具体的语境和环境中来谈文化哲学和文化观。不存在没有给定前提的文化观或文化哲学,只有在特定的主体既定的情况下来探讨文化观和文化哲学才有意义。因为只有人才有文化。

二、关于马克思主义文化哲学研究的若干问题

1. 马克思主义有没有文化哲学的问题

何萍教授认为,马克思主义有文化哲学,但要作正确的深刻理解。马克思曾经把自己的哲学定义为“实践的唯物主义”。其含义是什么?我国哲学界的解释是,“实践唯物主义”就是把实践置于第一的地位,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与旧唯物主义的区别。这种解释是不深刻的。因为马克思的“实践的唯物主义”是从批判地改造青年黑格尔派的“实践”概念中产生出来的。青年黑格尔派提出“实践”概念指的是自我意识的能动性,是一个具有批判性的本体论的概念。马克思以青年黑格尔派的这一“实践”概念为起点,却不同意青年黑格尔派把“实践”看做是绝对精神,他强调“实践”是人的现实的、历史的能动性。马克思的“实践的唯物主义”是对青年黑格尔派的“实践”的绝对精神内涵的扬弃,它保留了青年黑格尔派“实践”概念的批判本体论的特性,使“实践”成为说明人的历史性存在的概念,而马克思所说的人的历史性存在主要指工业和商业的活动。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把马克思的“实践的唯物主义”称之为文化哲学。

赵凯荣教授认为,在对马克思主义文化哲学的讨论中,必须理清这样两点:马克思主义是如何看待文化的?马克思主义是不是一种文化哲学理论?对文化的看法可以是文化哲学的,也可以是非文化哲学的。一般地说,马克思主义对文化的看法是很难被归入文化哲学的范畴。无论是马克思还是恩格斯,他们都曾对当时新起的人类学(一种重要的文化哲学)持批评态度。与之相反,他们说他们只承认一门科学——历史科学,当然,这不能被理解为专门历史学的东西,他们指的仍然是哲学,即历史唯物主义。但是,马克思主义关于文化的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同文化哲学的理论有本质区别。文化哲学是以文化来解释历史的斯芬克斯之谜。而历史唯物主义主要将历史理解为一种随着生产力水平而发展的客观的自然历史过程,而文化不过是贯穿其中的重要的必不可少的诸环节诸联结,这和从文化来理解解释历史的文化哲学有质的区别。所以,马克思主义不是文化哲学。但是,这并不意味着马克思主义没有文化哲学的理论形态,恰恰相反,除开整体的历史进程外,只要谈到具体的历史进程,文化的意义马上便进入了马克思主义的视野。而且重要的是,正是在对文化的意义的考查(文化观)中,马克思主义的文化观转变为马克思主义的文化哲学,文化哲学成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分支学科。在当代,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分支学科的文化哲学被随机涨落放大了,一方面,文化哲学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热;另一方面,人类的文化问题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迫切。可以这样说,马克思主义文化哲学再没有像当代这样受到了国际思潮的影响和国际文化问题的影响,不过,马克思主义文化哲学的进展与之相比却并不是十分协调。造成这样的原因主要是,目前的文化哲学热潮普遍存在泛文化主义的特点,同时文化的作用也被大大高估。

博士生曾庆发认为,文化哲学是指对文化的形上意义及思维方式进行专门研究的一种新的哲学范式。就此而言,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无疑有着文化哲学,这在马克思一系列的哲学著作中,如《手稿》、《提纲》、《形态》、《资本论》,甚至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和《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等均可看做是马克思文化哲学的建构和发展在不同时期的代表作。

博士生刘晓玉认为,马克思文化哲学的有无问题与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文化哲学关系密切。马克思的理论和思想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文化哲学的源流。从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文化哲学主要目的和批判方法上我们找到了马克思文化哲学的影子。如西方马克思主义对文化进行多角度的批判,而这种批判的方法恰恰是继承了马克思的风格。在马克思看来,文化史就是政治史,意识形态本身就是政治。所以说,马克思文化哲学的存在可以得到间接说明。

2. 马克思主义文化哲学源流探讨

何萍教授认为,关于马克思主义文化哲学的源流,我们可以作多角度的考察:一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与维科历史哲学的关系;二是马克思本人的文化哲学思想;三是 19 世纪下半叶至 20 世纪马克思主义的文化哲学传统;四是马克思主义文化哲学与当代其他文化哲学的关系。在这些考察中,最重要的是把握马克思本人的文化哲学思想。这是马克思主义的文化哲学之源,以后的马克思主义文化哲学不论采取什么形式,都是马克思文化哲学思想的继承。马克思的文化哲学思想,从起源上,与 19 世纪历史哲学的发展和当时德国文化氛围有着直接的联系,在文本上,主要体现在马克思的哲学著作中,其中最重要的著作有《博士论文》、《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资本论》、《人类学笔记》等等。这些著作从三个层面展示了马克思的文化哲学思想:一个是在自我意识层面上,以人的自由为主题,分析感性人的存在的内在矛盾,建构了人的自我创造活动的本体论;二是在市民社会层面上,以实践、异化劳动为主题,分析人的历史性存在和发展,阐发了充满否定辩证法的历史主义原则;三是在历史规律层面,以资本主义、民族发展为主题,探讨人的创造活动与历史规律的关系,建构了文化哲学的历史理论。这三个层面是以不同的形式表达了一个共同的思想:感性人的自我创造和自我否定是历史的根据,历史即是感性人的自我创造和自我否定的过程。这个共同思想及在不同层面的表现形式一起构成马克思的一整套文化哲学理论。这个理论的总特点对工业和商业文明的批判,本质上是理性主义的。当然,我们这里所说的理性主义,不是近代哲学意义上的理性主义,而是与文化哲学的心理主义相对的文化哲学形态。

博士生刘友红认为,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上,许多马克思主义哲学家基于对哲学的文化哲学的诠释,因而形成马克思主义文化哲学的源流。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说“如维科所说的那样,人类史同自然史的区别在于,人类史是我们自己创造的,而自然史不是我们自己创造的”。这就深刻说明了人类的历史是人自己的文化所创造的思想。马克思的思想在哲学性质上属于文化哲学的传统。马克思主义者拉布里奥拉从中学时代起接受维科的历史哲学,为他创立意大利的实践哲学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传统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并且他以马克思主义改造维科思想,提出以劳动为基础而非人的心灵出发论述人创造历史、人为环境和历史规律的思想,提出有机历史观。葛兰西则反对拉布里奥拉从历史规律角度理解维科,而是进一步扩展到人们的日常生活世界以及与之相应的意识形态,并以对“人的创造性活动”和对“历史主义”的形上说明,建立了一种新的意识形态的文化批判的哲学,从而实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在 20 世纪的转向。

博士生商卫星认为,从世界范围来看,马克思哲学在东方和西方沿着自然主义和人本主义两个方向发展,形成了马克思主义的两个传统。在中国,20 世纪 20 年代的科学与玄学的论战,成为中国文化哲学的发端。这次论战埋下了科学主义和人文主义两条路线的种子,也影响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发育成长的模样。科学主义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影响之巨大是有目共睹的,对世界的解释以“物”为基础,是一种典型的还原论倾向。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深化,随着人们对

马克思哲学再认识的逐步深入,马克思主义哲学关于人学的研究,价值论、生存论、实践哲学的研究,正在弥补这种两分的鸿沟。科学主义和人本主义的互动与互补,才是马克思主义文化哲学发展的正确方向。

博士生曾庆发认为,在文化哲学上,马克思哲学至少在以下几点上值得我们很好地承继和反思。第一,马克思立足于人类实践尤其是人类的物质生产实践为文化哲学的研究奠定了唯物史观的基础。马克思认为,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文化作为人类生活的一种精神现象是可以通过经验来确定的,与物质前提相联系的社会生活过程的必然升华物。不是文化决定生活,而是生活决定文化。这是考察文化的惟一的科学的方法;第二,马克思从人们能动的创造生活的实践出发,突出了人与文化的本质关联。马克思认为,人是从事自由自觉活动的动物,是实践的动物,人在生产劳动中,一方面使自然发生了人化,从而形成了人化的自然,人的精神的无机界;另一方面,在自然人化的过程中,人也创造出了自己,生产出了自己的全面性。正是在这一双向互动的历史过程中,人才成为真正意义上的人,也就是说,人只有在文化活动中才获得了真正的自由,才能以一种全面的方式作为一个完整的人占有自己全面的本质。在未来社会每个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是其他一切人发展的前提,因此,全面的自由的个性是生活文化发展的中心;第三,马克思提出了人类文化发展道路和文化发展模式的多样性理论。19世纪50到60年代,马克思在对资本主义殖民扩张的全球化运动的分析中,在晚年对人类学和民族学的批判性审查中,发现不应当以西方社会和西方文化的发展道路作为惟一的尺度来衡量世界不同类型的社会和文化发展;单一的模式不能科学地阐释世界各民族文化发展的多样性和丰富性。这意味着欧洲中心主义思考模式、单线进化论以及对人类文化发展道路、文化发展模式的简单、线性理解的瓦解。

3. 西方马克思主义文化哲学研究

何萍教授认为,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文化哲学是对马克思主义文化哲学传统的继承和演化。19世纪下半叶,文化哲学在西方的发展,从不同的角度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产生了影响,其中最重要的有:维科的文化哲学成为拉布里奥拉和拉法格阐发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来源;新康德主义的文化哲学成为奥地利马克思主义阐发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来源。19世纪下半叶的马克思主义文化哲学研究的重心在经济基础,以人文主义的范式阐发了经济的历史主义原则,而20世纪马克思主义文化哲学的重心总体上则集中在上层建筑,但每个时期其侧重方面是有区别的。20世纪上半叶,马克思主义的文化哲学研究主要集中在意识形态,关注主体文化价值的建构,50年代以后,逐渐地转向了对文化制度的批判,70年代以后,主要以现代性和后现代性的批判为主题,而90年代以来,又集中开展全球化中的文化霸权的批判。这些都反映了马克思主义文化哲学的时代变化,历史地展示了马克思关于工业和商业文明批判的文化哲学思想。从这个角度看,我们也可以从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文化哲学的发展来重新解读马克思文化哲学的文本。

赵凯荣教授认为,几乎所有的西方马克思主义都反对将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解为一种关于人、人类、社会、历史的自然科学和实证科学,相反,他们特别强调人的主体性、主体间性对历史进程的影响。这里最值得一提的是意大利的葛兰西,他的理解有很深的意大利文化传统的印痕,即认为自然是上帝的造物,很难理解自然的奥秘,但人类社会人类历史却是我们人的创造,我们可以理解社会和历史。这些思想被葛吸收进了他自己的实践哲学。

博士生刘晓玉认为,西方马克思主义者非常集中和系统地对文化进行分析和批判,这是历史上从未有过的现象。他们的目的是从批判文化入手来批判大众文化掌握在统治者操纵下的现实。在这种统治下,文化不能真实地反映人类的生活,不能自由地表达每个人内心的希望。他们认为文化是应该被人们自己掌握在自己手里的。他们都把目光聚焦在大众文化上,为的是从大众文化的多角度来反思资本主义社会的合理性和合法性。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从大众文化的角度入手来批判和反思资本主义社会的社会问题本身是一种进步,是批判方法和反思角度的灵活拓展,其主要任务是为了解决意识形态的批判。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文化哲学我称其为意识形态批判文化哲学。而意识形态一直是马克思所要解决的问题,所以说,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文化哲学是马克思文化哲学的继续和在新情况下的发展。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文化哲学如果能够突破意识形态批判的范围来透析文化的话,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文化理论会成为世界性的文化论坛。

三、中国文化哲学对中国现代化的思考

何萍教授指出,文化哲学说明人类历史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强调民族文化在历史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这一特点也体现在文化哲学理论的多元化上,即不同的民族,面临不同的问题,必然创造出不同的文化哲学形态。中国文化哲学产生于鸦片战争以来中国近代化—现代化进程中的中西古今文化的碰撞、交流、融会和重构。这一背景决定中国文化哲学以中国现代化为主题,通过对中国传统哲学的改造,创造出以生命的文化创造为内核的本体论,并把对文化的现实和形上的思考结合一体。在文化的现实层面上,主要研究文化走向、文化阐释、文化建设等问题,形成了文化历史论、文化诠释论、文化建设论等文化哲学理论,对中国近代化—现代化进程中的中西古今文化问题进行直接思考;在文化的形上层面上,主要从本体论、知识论的高度对文化问题作出更抽象也更深刻的思考,其基本内容是对中西古今的哲学思维方式

作文化哲学的批判反思。这些都构成了中国文化哲学形态的基本特点,展示了中国文化哲学与西方文化哲学的差别。

赵凯荣教授指出,文化对现代化究竟有无意义和有什么意义?无可置疑,现代化主要是文明的,所以有些学者认为,它与文化无关。但现在,正如存在泛文化的观点一样,也存在着泛文明的观点。文明与文化在当代正走向趋同。这在现代化问题上表现得更为典型。传统的中国文化中是没有也不可能有什么关于现代化的理论的,因为现代化毕竟是一个新的东西,但由于有人提出现代化不仅仅是物的现代化,还应包括人的现代化和观念的现代化,这样一来,中国文化似乎就在现代化建设中找到了自己的位置(现代化的文化方面)。他们认为:文明与文化是统一的,高度的文明是由于高度的文化产生的,反之,高度的文明也要求高度的文化。

陈祖华教授主要谈了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文化认识、文化选择与文化创造问题。他指出,中国从鸦片战争以来到五四运动前夕,中国人对西方文化的认识,大体经历了既相互联系又相互区别的三个阶段。首先是对其物质、技术层面的认识。“洋务运动”把这种想法变为行动,可以看做是中国“回应型”现代化的开始;继而是对西方文化的制度层面的认识。洋务运动虽然开启了对西方列强的某种“回应”,推动了中国走上现代化之路的艰难历程,但它尚未形成真正意义上的近代科学,更未形成由近代科学技术装备起来的先进生产力。更为突出的是,这种“回应”是在封建君主专制历史条件下做出的,因而是乏力的,最终导致陷入民族危亡的境地。这种严峻的现实迫使中国又进一步认识到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制度性障碍。于是有了变法维新以至辛亥革命,结束了长达几千年的封建君主专制;第三,是对西方文化的深层内涵,诸如世界观、方法论、思维方式、价值观的了解与传播。十九世纪末至二十世纪初,被介绍进来的西方哲学流派较多。从这个认识过程可以看到:由于中国在世界现代化进程中所处的特殊地位,以及中国社会结构、阶级结构的特殊变化,造就了中国资产阶级不仅在政治上软弱,而且在理论上也同样软弱,没有能高举思想理论革命的旗帜。

文化选择与文化认识不是决然分离的。中国对西方文化的认识就具有某种程度的选择性。但从总体上说,对西方文化物质技术层面、制度层面的认识,多具有被动的性质。随着中国的半封建半殖民地化,随着中国社会阶级结构的变化与复杂化,中国社会实践主体便日益异质化与多元化。形成不同的阶级、阶层以及代表其利益的政党和政治派别,从而成为在西方各种社会思潮纷纷传入中国的情况下,对其进行选择的主体。中国实践主体的异质化与多元化、西方文化的多元化,是促使更多主体性的文化选择的基本前提与条件。首先要谈到的是五四前后的新文化运动。这场新文化运动是由一批先进的知识分子发动起来的。他们集中倡导的两大主题科学与民主,适应中国社会历史发展与广大人民群众的需要。推崇科学,反对迷信,推动科学技术和社会经济发展,以至在今天都仍然具有重要的意义。至于提倡民主,其重要性也是显而易见的。但封建主义生产关系仍然广泛存在,封建思想与文化仍然根深蒂固,所谓议会政治民主,是难以实现的。它为社会主义民主所代替也实属历史的必然。继新文化运动以后中国所进行的又一次具有重大而深远意义的文化选择,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确认,是对其所主张的科学宇宙观和社会革命论的确认。这种选择,是我国现代化进程中登上政治舞台的工人阶级的选择,是以工农为主体的广大人民群众的选择,也是历史的选择,从而使中国的面貌为之一新。中国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所作出的文化选择,从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形态历史演进的视角看,是它能够解决半封建半殖民地中国的民族独立与人民解放问题;从中国现代化的历史进程看,是它能够揭开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新篇章。当然这一历史进程是伴随着文化创造而发展的。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中国建设实践相结合的过程,本身是一个文化的创造过程与创新过程。它集中地表现为:一是毛泽东思想的形成与发展,以及由此而带来的中国政治、经济、思维方式、生活方式等等的巨大变化;二是邓小平理论的形成与发展,“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提出与贯彻,以及由此带来的我国诸多方面的翻天覆地的重大变化。随着改革开放与现代化建设事业的发展,我国精神文明建设也在不断拓展与深化,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提出了建设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的要求。这一文化纲领,既是对毛泽东文化思想的坚持,更是对毛泽东文化思想的发展,其突出的特点表现在:一是从当代全球化的广阔视野中观察文化问题,正确认识和处理中外文化交流、合作,以及中西文化冲突与交汇等问题;二是围绕我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目标,正确认识和处理传统与现代的关系问题;三是实现与社会转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等相适应的观念、思维方式、生活方式的变革;四是不断推动人的科学文化素质、道德修养的提高,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等等。

雍涛教授则主要谈了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文化哲学的贡献。他认为,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文化哲学的贡献主要有以下几点:一、阐明了文化的涵义和内在本质。“文化”有广义和狭义之分。毛泽东从马克思主义实践观的角度,对广义的文化作了科学的界定,指出广义的文化即文明,它是人们改造客观世界和主观世界的物质成果和精神成果。毛泽东还从文化与政治、经济的关系的角度对狭义的文化作了一个定义,即“一定的文化(当做观念形态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的反映,又给予伟大影响和作用于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而经济是基础,政治则是经济的集中的表现。这是我们对于文化和政治、经济的关系及政治和经济的关系的基本观点。”这就是说,狭义的文化就是观念形态的文化。它是一定的政治和经济的反映。这里,毛泽东既说明了经济对文化的基础作用和文化对经济的反作用,又强调了政治在文化

和经济之间的中介作用。由于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所以经济对文化的制约作用主要是通过政治来实现的;同样,文化对经济的影响和反作用,也往往要通过政治来达到。毛泽东还进一步指出:无论是广义的文化还是狭义的文化,其内在本质都是“人化”,是人通过实践使自然打上人的意识的烙印,体现着人的本质力量。要从人的本质去观察、理解文化的内涵和本质;二、区分了文化的类型,提出了判定先进文化和落后文化的标准。毛泽东指出:代表新的社会生产力和经济基础发展要求,促进社会发展的文化是先进的文化;代表旧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文化,阻碍社会的发展,是落后保守的文化。判断文化先进落后的标准,归根到底,是看它对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是否有帮助及帮助之大小,看它是束缚生产力的,还是解放生产力的。这就为我们党把握先进文化前进方向,发展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社会主义文化提供了标准和依据;三、解决了文化发展中的传统与现代、中学与西学这两组矛盾,对实现中国文化现代化作出了重要贡献。毛泽东运用马克思主义所揭示的文化发展规律于中国,以“洋为中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办法来解决中国与西方的矛盾;以“古为今用”、“推陈出新”、“批判继承”的办法来解决传统与现代的矛盾,对实现中国文化现代化、创建新民主主义文化和社会主义文化,作出了重要贡献,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文化哲学。

博士生李庆云则认为,当前对毛泽东文化哲学思想进行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1、毛泽东文化哲学思想是马克思主义文化哲学理论在中国的具体化。马克思主义文化哲学是具有世界性和民族性的特征。而毛泽东文化哲学思想的研究必将深化马克思主义文化哲学的民族性特征,从而也进一步完善和丰富马克思主义哲学。2、毛泽东文化哲学作为现当代中国文化哲学研究的三大派别之一,它的研究和发展,必将有利于三派之间的互动和交流,促进当代中国文化哲学的发展。3、毛泽东文化哲学思想的研究必将进一步拓展毛泽东哲学分支学科的深入研究。4、毛泽东文化哲学思想的研究必将更好地指导中国文化建设,促进中国文化的现代化。

博士生熊敏认为,一种全球性的“世界文化”已经发展起来。这种文化固然不是中国的,但也不全是西方的。再也不能拿过去传统中国的文化去对抗这种现代的世界文化。然而,这并不表示,我们因此对固有的中国文化理想就得采取全盘放弃的态度。我们应该认真地发掘和运用中国文化中的积极因素去参与世界文化的塑造,贡献我们独有的特长。

(参加本次研讨的有:汪信砚教授、何萍教授、朱传启教授、陈祖华教授、雍涛教授、赵凯荣教授、萧诗美副教授、姜锡润副教授、陈立新副教授、博士生商卫星、曾庆发、杨鲜兰、凌新、夏昌奇、郭剑仁、杨芳、刘友红、熊敏、刘晓玉、李庆云以及部分硕士生)

(责任编辑 严 真)

Cultural Philosophy: Comprehensive Study

LI Qing-yun

(Department of Philosophy, Wuhan University, Wuhan 430072, Hubei, China)

Biography: LI Qing-yun (1973-), female, Doctoral candidate, Department of Philosophy, Wuhan University, majoring in contemporary Chinese Marxist philosophy.

Abstract: The study on Chinese cultural philosophy has developed in many fields, but it still exists some problems need to be studied more thorough both in theory and practice. The teachers and graduate students majoring in Marxist Philosophy at Wuhan University held a thorough discussion about these problems such a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ultural philosophy and cultural viewpoint, study on Marxist cultural philosophy and thinking deeply on Chinese modernization done by Chinese cultural philosophy.

Key words: culture; cultural viewpoint; cultural philosophy; modernization